

王先生十七史蒙求卷第七

太宗怒範漢文責唐

唐柳範貞觀中爲侍御史時吳王恪好田獵範諫治之太宗曰權萬紀不能轉導恪罪當死範曰房元齡事陛下猶不能諫止田獵豈宜獨罪萬紀帝怒拂衣頓之召謂曰何延折我範謝曰主聖則臣直陛下仁明臣敢不盡愚帝乃解前漢馮唐爲郎中文帝曰嗟乎吾獨百得廉頗李牧爲將豈憂匈奴哉唐曰陛下雖有廉頗李牧不能用也上怒起入禁中良久召唐責曰公衆辱我獨無聞處乎又問其故唐因言雲中守魏尚拒匈奴力戰有功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

繩之法大明罰太重也帝悟乃赦魏尙復爲雲中守
王詐怪石雉欺鳳凰

尹文子曰魏田父耕於野得玉徑只以告鄰人鄰人
詐之曰此怪石也蓄之非利其家田父猶豫以歸置
於廡下其玉明照一室大怖遽弃之於遠野鄰人取
之以獻魏王魏王召玉工相之玉工曰大王得天下
之寶比無價以當之魏王賜獻玉者千金長食上大
夫祿 又曰楚人握山雉者欺路人曰鳳凰也路人
曰我聞鳳凰今始見矣請買千金弗與請加倍乃與
之方欲獻楚王經宿死不遑恤其金惜恨不得獻王
王聞感之召厚賜之過買鳥之金十倍

臧見弱詡增示強

史記魏與趙攻韓韓告急於齊齊使田忌將而往直走大梁魏將龐涓聞之去韓而歸齊軍既已過而西矣孫臏使齊軍入魏地爲十萬竈明日爲五萬竈又明日爲二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與輕銳倍日併行逐之孫臏度其行暮當至馬陵乃預伏兵令齊軍大亂相失遂乘勝盡破魏軍後漢虞詡字升卿羌寇武都詡爲武都太守羌乃率衆數千遮詡於陳倉嶺谷詡卽停軍不進而宣言上書請兵須到當發羌聞之乃分鈔傍縣詡因其兵散日夜進道兼行百餘里

令吏士各作兩竈日增倍之羌不敢逼或問曰孫臏
涉險而君增之兵法曰行不過三十里以戒不虞今
日行二百里何也詔曰虜衆多吾兵少徐行則易爲
所及速進則彼所不測虜見吾竈日增必謂郡兵來
迎衆多行速必憚追我孫臏見弱吾今示強勢不同
也旣到郡兵不滿二千擊羌數萬餘大破之賊遂敗
散

趙謝界上霸勞道傍

前漢趙廣漢字子都宣帝時爲京兆尹嘗爲書記召
潞郡亭長西至界上界上亭長戲曰至府爲我多問
趙君亭長旣至廣漢與問事畢謂曰界上亭長寄聲

謝我何以不爲致閒亭長叩頭服實有之廣漢因曰
還爲吾謝界上亭長勉思職事有以自効京兆不忘
卿厚意其發奸摘伏如神皆此類也 前漢黃霸宣

帝時爲潁川太守嘗遣廉吏察民事戒吏周密勿泄
吏出不敢舍郵亭食於道傍烏攫其肉民有欲詣府
口言事者適見之霸與語道此後日吏還霸見迎勞
之曰甚苦食於道傍乃爲烏所盜肉吏大驚以霸具
知其起居所問毫釐不敢隱鰥寡孤獨死無以葬者
鄉部書言霸具爲分別處置某所木可爲棺某亭豬
可祭吏往皆如所言其識事聰明如此吏民皆稱神

明

靈運二寶伯施五絕

南史謝靈運詩書皆兼絕每文章畢手自寫之文帝
稱爲二寶 唐虞世南字伯施太宗每稱其有五絕
謂德行忠直博學文辭書翰也仕至宏文館學士

孔顗醒判崔咸夜洩

南史孔顗字思遠仕宋爲長史性使酒校氣每醉輒
彌日不醒然明曉政事醒時判決未嘗有壅衆咸云
孔公一月二十九日醉勝世人二十九日醒也孝武
每欲引見先遣人覘其醉醒性真率不尚矯飾 唐
崔咸字重易敬宗時累遷陝虢觀察使日與賓客僚
屬痛飲未嘗醒夜分輒決事裁剖精明無一毫差吏

稱爲神

梓古錯失朱相蹉跌

左傳魯昭二十二年五月日蝕梓慎曰將水八月大雩旱也又昭公十八年五月火始昏見丙子風禪竈曰鄭又將火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竈焉知天道亦不復火魏劉劭曰梓慎禪竈古之良史猶古水火錯天時魏志朱建平善相術効驗非一惟相王昶程喜王肅蹉跌肅年六十二疾篤夫人問以遺言肅云建平相我踰七十位至三公今未也何慮乎肅遂卒

牛溲馬勃竹頭木屑

唐韓愈進學解曰玉札丹砂赤箭青芝牛溲馬勃敗
鼓之皮俱收並蓄待用無遺者鑒師之良也晉陶
侃字士行爲征西大將軍荊州刺史時造船木屑及
竹頭悉令舉掌之咸不解所以後正會積雪始晴聽
事前餘雪猶濕於是以屑布地及桓溫伐蜀以侃所
貯竹頭作釘裝船其綜理微密皆此類也

齊桓長霸衛弱爲賢

說苑齊桓公殺兄而立非仁義也與婦人同輿馳於
邑中非恭儉也閭門之內無可嫁者非清潔也此三
者亡國失君之行也然得管仲隰朋九合諸侯一匡
天下畢朝周室爲王霸長以其得賢佐也說苑魯

哀公問孔子曰當今誰爲賢對曰衛甯公哀公曰吾聞其閭門之內姑姊妹無別對曰臣觀於朝廷不觀於堂陛之間也甯公之弟曰公子渠牟其智足以治于乘之國其信足以守之而甯公愛之又有士曰王林能進賢而甯公尊之慶足能治大事而甯公悅之史鰌去甯公邸舍三月琴瑟不御待史鰌之入也而後入焉是以知其賢

腹橐王勃宿構仲宣

唐王勃字子安善文辭初不精思先研墨數升則酣飲引被覆面臥及寤援筆成篇不易一字時人謂勃爲腹橐尤善著書

魏志王粲字仲宣善屬文舉筆

便成無所改定時人常以爲宿構然王復精意覃思亦不能加也著詩賦論議垂六十篇

恭令歸牛韓勸移田

後漢魯恭爲中牟令專以德化爲治不任刑罰訟人許伯等爭田累年守令不能決恭爲平理曲直退而自責輟耕相邀又亭長從人借牛不還恭召亭長令歸牛者再三不從恭嘆曰是教化不行也欲解印綬去掾吏泣涕共留之亭長乃慙悔還牛詣獄受罪恭貸不問於是吏民信服 前漢韓延壽字長公守左馮翊行縣至高陵民有昆弟訟田自言延壽大傷之以爲傷風化咎在馮翊遂移病不聽事因人臥傳舍

閉閣思過令丞嗇夫三老亦皆自繫待罪於是訟者
宗族相責此兩昆弟深自悔皆自髡肉袒謝願以田
相移終死不敢爭延壽大喜開閣延見勸勉之後民
莫復以辭訟自言者

鞅子徙木起賜移轅

史記衛鞅後封商君秦孝公以鞅爲左庶長鞅乃變
秦法令旣具未布恐民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於國
都南門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
徙復曰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與五十金以明不
欺遂令行於民魏將吳起欲伐秦恐士卒軍人不
信乃理一車轅於市東門書曰有能移此轅著西門

者給土田毛百畝黃金百斤二日無人敢移又書曰
給田宅五百畝黃金五百斤有一人來移卽賜之於
是召募人伐秦遂克

咎犯薦仇解狐舉怨

說苑曰晉文公問咎犯誰可爲西河守對曰虛子羔
曰非汝之仇歟曰君問爲守者非問臣之仇也子羔
見咎犯謝之咎犯曰薦子者公也吾不以私事害公
義子去矣顧吾謝子矣 韓子曰解狐與荆伯柳爲
怨趙簡王問孰可爲上黨守解狐曰荆伯柳可曰非
子之讎乎曰臣聞忠臣舉賢不避仇讎

李善養續汲固抱憲

後漢李善字次孫清陽人本同縣李元蒼頭建武中
疾疫元家相繼死沒惟孤兒續始生數旬而貲財千
萬諸奴婢欲謀殺續分財善乃潛負續逃亡親自哺
養續雖在懷抱奉之不異長君有事輒長跪請曰然
後行之續年十歲善與歸本縣修治舊業告奴婢於
長吏悉收殺之顯宗時善仕至日南太守 北史汲
固爲兗州從事刺史李式坐事被收吏人皆送至河
上時式子憲生始滿月式大言於衆曰程嬰杵曰何
如人也固曰今古豈殊遂潛還不顧徑入城於式婦
閨抱憲歸藏及捕者收憲屬有一婢產男母以婢兒
授之事尋泄固乃攜憲逃遁遇赦始歸後高祐爲兗

州刺史嘉固節義以爲主簿程嬰公孫杵臼護養趙朔子趙武事見史記

勉投犀珍顗焚錦絹

唐李勉字元卿爲嶺南節度使番禺賊馮崇道桂叛將朱濟時等負險爲亂殘十餘州勉遣將討之五嶺西南夷舶歲至才四五譏視苛謹勉旣廉潔又不暴征明年至者乃四十餘柁居官久未嘗收飾器用車服後召歸至石門盡搜家人所蓄犀珍投江中時人謂可繼宋璟盧莫李朝隱南史孔顗字思遠宋孝武時爲府長史典籤世稱清約弟道存從弟徽頗營產業二弟請假東還顗出渚迎之輜重十餘艘皆錦

絹紙席之屬顯正色曰汝輩忝預主流何作賈客邪
命燒盡乃去

白公捨屈崔杼釋晏

新序曰白公勝殺楚惠王王出亡令尹司馬皆死勝
拔劍而屬之於屈廬曰子與我將舍子不與我將殺
子屈廬曰詩云愷弟君子求福不回今子殺子叔父
而求福於廬也可乎且知命之士見利不動臨死則
死是謂臨臣之禮故上知天命下知臣道其有可劫
乎白公勝乃入其劍焉 晏子書言崔杼殺齊莊公
欲劫晏子與盟以戟拘其頸劍承其心晏子曰劫吾
以刃而快其意非勇也崔杼遂釋之

巨源八斗祖言二升

晉山濤字巨源仕至司徒飲酒至八斗方醉帝欲試之密益其酒濤極本量而止晉陸納字祖言少有清操正厲絕俗出爲吳興太守將之郡先至姑孰醉桓溫因問溫曰公致醉可飲幾酒食肉多少溫曰年大來飲三升便醉白肉不過十臠卿復云何納曰素不能飲止可二升肉亦不足言後伺溫閑謂溫曰欲與公一醉以展下情時王坦之刁彝在坐及受禮唯酒一斗鹿肉一柸座客愕然溫及賓客並嘆其率更制也廚設精饌酣飲極歡而罷後爲奉車都尉衛將軍謝安嘗欲詰納所設惟茶果而已兄子奴密爲其